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胡 懷 琛 選 註

史 記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史

編輯主幹

王 岫 廬
朱 經 農

記

選註者 胡懷琛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SELECTIONS FROM SZE-CHI

By

HU HUAI CHEN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March, 1927

Price: \$1.4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初版

（學生國）
學叢書 史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胡懷琛

本叢書編輯主幹

王岫 經農 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漢口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刊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并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二、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三、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序言

凡是研究國學的人，沒一個不要讀史記。我也以為史記是必讀之書。但是有個先決的問題，就是這樣讀法。當他是史讀，還當他是文讀？

我們讀史記之目的不同，那麼讀法也當然兩樣。我現在先說一說史記的內容，然後再決定怎樣讀法。

史記，是二千年前漢武帝時司馬遷做的。司馬遷的小傳和他做史記的原因，他有一篇自序，說得很明白。讀者可以參看，我這裏不多說。現在單說史記。史記是司馬遷紀黃帝以來至漢武帝時的事。內容包括：（1）本紀十二卷，（2）年表十卷，（3）書八卷，（4）世家三十卷，（5）列傳七十卷，總共一百三十卷。

在史記以前，沒有這樣大部的史書，也沒有紀、表、書、傳等體例。這都是司馬遷的創作。史記的材料，大抵是從古史中取來的。如尚書、國語、國策、世本，以及漢

初時的楚漢春秋，都是史記的材料。最後的事，也有是司馬遷親見的。

司馬遷既有了創作的 ability，又能併攏許多零碎的書，成一部大部的史記，因此，他就成了一部名著。

所以，史書照體例說，共有六家，而史記居其一。那裏六家就是：(1)尚書家，(2)春秋家，(3)左傳家，(4)國語家，(5)史記家，(6)漢書家。前四家，皆在史記之前，體例不及史記完備。漢書就是跟著史記做的，體例和史記大同小異。不過，史記是歷朝的通史，漢書是一代的專史；這是史、漢的大分別。後來史書雖多，然皆不能出史、漢的範圍以外；而二十四史，就以史記爲第一部。這可見他在史學界的地位。

然而拿真正史學的眼光看起來，史記的缺點，實在不少。今舉數例如下：

(一)紀載失真。史記只顧文章做得好，不注意審查事實。例如老子傳，屈原傳，所敘事蹟，多不很的確。越王句踐家中的莊生，留侯世家中的四皓，事蹟

都不在情理之中。清儒早辨定他不足信。又如屈原所遇見的漁父，多半是屈原的寓言，未必真有其人；而司馬遷把他寫入傳裏，放在『頃襄王怒而遷之』之下，接著說，『乃作懷沙之賦』，好像是真有其人了。又，儒林列傳云：『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居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然子路死在孔子之前，今云：『孔子卒後，子路居衛』，豈非只顧行文利便，毫不管事實對不對麼。

（二）自相矛盾。

史記所記的事，和他書不同的地方很多。就是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例如佞幸傳序云：『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閼孺。』而朱建傳又云：『孝惠有籍閼孺。』是并兩人爲一人了。又如韓非傳云：『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皇見孤憤、五蠹之書……』而自序云：『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到底是先著說難、孤憤，而後被囚於秦？還是被囚於秦，

而後著說難孤憤兩處必有一誤。如此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

(三)體例不當。拿新史學的眼光看起來，體例固然不對；就是拿舊史學的眼光看，不對的地方也很多。例如爲項羽作本紀，爲陳涉作世家，而不爲楚懷王孫心立傳。又如入書之中，有河渠而無輿地，記封禪而略藝文。又如鄒陽與魯仲連合傳，賈誼與屈原合傳。這樣體例，都不對。

(四)次序錯亂。例如司馬相如傳，不宜在西南夷傳之下；匈奴傳何得在李廣傳、衛霍傳之間。趙翼說他是做一篇，錄一篇，做完之後，沒有整理過。這話是對的。

這都是他本身的缺點。至於傳寫錯誤，後人增補等弊，尙不在內。所以我們看史記，當先考訂審查一番，而後可以信他的話。

史記在史學界的價值，大概如上文所述。如今再說他在文學界的價值。中國一切的古書，無論是哲學，是史學，他都帶有文學的意味。一般的讀者，

也往往丟了實質不論，單拿文學的優劣，定他價值的高低。況司馬遷作史記，格外的在文學上用功夫。如伯夷列傳，屈原列傳，空言比事實多。其他列傳，也只圖文章做得好，事實的真假，輕重，反放在第二步。而後來所謂文人，沒一個不熟讀史記的。如韓退之、歐陽永叔、歸震川、方望溪，他們的文章，都是從史記裏化出來的。於是從韓退之起，直到清末止，史記就變了治文學的人必讀之書。

現在治文學的方法，雖然和前人略有不同，但大概是不至於兩樣。所以現在欲治中國文學，史記仍爲必讀之書。

史記在文學上的特點有三，現在列舉如下：

(一) 富於感情的。司馬遷本是個富於感情的人，他的遭遇又不好，他作

史記，就是借作古人來發他自己的牢騷。列傳中的第一篇伯夷傳，說許多『怨耶！非耶！』的話，完全是牢騷話，和『史』是不相干的。此外就是記項羽而稱本紀，記陳涉而稱世家，及替刺客、游俠作傳，全是憑感情的衝動，而不受理智的裁制。

拿史學的眼光看，算不好；拿文學的眼光看，卻正是好。因為文學只知有感情，不知其他；自己要怎樣說，就怎樣說，不受一切的束縛。司馬遷作史記，全是憑著自己的意思說話，所以他的文章裏，充滿了感情。

(二) 善於描寫的。

司馬遷寫一個人，往往活畫出一個人的神情態度來。

例如項羽本紀云：『秦始皇帝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高宗本紀云：『高祖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二人同是看見秦始皇，同是羨慕，卻是二人說的話，口氣不同。項羽的話，不能移給高帝；高帝的話，也不能移給項羽。又如陳涉世家，敘陳涉微時的朋友，入涉宮中，見宮室華美，說：『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也能逼肖粗莽人的口吻。至於『夥』字，爲楚人的方言，『夥』就是說多，司馬遷用『夥頤』二字，無非是要保存那人本來的面目。這就是司馬遷寫生的本領。其他描寫好的地方很多，不及遍舉了。

(三)趨於自然的。司馬遷的史記，可算是當時的白話文。不講究鍛鍊裝飾，只是白描。而用字也喜用通俗的字。例如尚書，『平章百姓』，『平』解作『便』，史記五帝本紀，採用尚書，老實改作『便章百姓』，便是一個例。如上文所引『齔』二句，也是一個例。又如高帝本紀：『是時雷雨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上。』漢書反而改『蛟』爲『交』。太史公自序：『小子何敢讓焉。』漢書反而改『讓』爲『攘』。這可見漢書喜用古字，也就是史記比漢書爲通俗。漢書是矯揉造作的，史記是自然的。

史記既有了這三種特色，就可以知道他在文學界上的位置，比在史學界上的位置要高。我們拿他當史看，不如拿他當文看。不過，一面拿他當文學作品看，一面也可以知道一些史事。故我以為史記這部書，絕像是現在的歷史小說。以前史家把他當歷史課本看，固然不對；就是文人把他當所謂古文看，也是不對。以前文人選史記，只選幾篇空言多事實少的列傳，如伯夷列傳、屈原列

傳之類，而且注意幾篇全是空言的表序、傳贊，如秦楚之際月表序、留侯世家贊之類。這就可見他們讀史記的眼光，是怎樣了。我以為像他們拿史記當古文讀，不如拿史記當歷史小說讀。

我們既知道史記是必須讀了，又知道怎樣讀了，那就可以讀史記。但是，史記也不容易讀。有下面所說的各種情形。

(一) 卷數太多，不容易卒業。就是以前的文人，也沒有幾個能讀完的。雖然有史記精華錄一類的節本，但是棄取不能十分得當。這是讀史記的第一個障礙。

(二) 有後人增補的，將壞作品混在好作品裏。司馬遷的史記，本來在漢朝，就缺少十篇，只有目錄而無文，後來褚少孫替他補足的。這十篇就是：(1) 景帝本紀，(2) 武帝本紀，(3)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4) 禮書，(5) 樂書，(6) 律書，(7) 三王世家，(8) 蒯成侯傳，(9) 日者列傳，(10) 龜策列傳。褚少孫的文章，

自然不及司馬遷；而其中龜策列傳尤壞。除了褚先生所補的十篇之外，他篇中也有少孫加入的話。例如陳涉世家，有少孫引得賈誼過秦論，放在後面。除此之外，更有魏晉間人加入的話。例如秦始皇本紀末，有『明帝十七年十月。』云云；司馬相如傳贊，有『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一諷百。』云云。司馬遷何以知道有漢明帝及揚雄？這分明是晉魏間人胡亂加入的了。這許多蕪雜的話，不把他盡數刪去，就遮蔽了司馬遷的本來面目。這是讀史記的第二個障礙。

(三) 傳寫錯誤很多。例如外戚世家：『其爲主人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寒』字，漢書作『暮』字。太平御覽火部，引史記，也作『暮』字。『寒』字是傳寫的錯誤。又如孫子吳起傳：『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後漢書朱浮傳，引此，『子』字在『三者』二字之下，作：『此三者，子皆居吾下。』通鑑周紀同。呂氏春秋執一篇，作：『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今『子』字在『三者』二字之上，也是傳寫的錯誤。如此一類的錯誤很多。這是讀史記的第三個障礙。

(四) 注家的錯誤，也不能免。我們讀到本文不能明白的地方，全靠拿前人的注解來做工具。但是，著名的注家，也有錯誤。例如孟子荀卿列傳：『然則要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按：『濫』本作『泛濫』之『濫』解。就是說：『鄒衍在前頭雖然說些泛濫的話，到後來還是歸到仁義節儉。』這樣解，本是很通的。乃司馬貞的索隱，以爲『濫』是『濫觴』之『濫』。說：『鄒衍所說的仁義節儉等，爲後來的濫觴。』這樣解，反不通了。又如屈原傳：『濯淖汙泥之中。』司馬貞的索隱說：『濯，音濁。』是當洗濯之濯解。然上文說濯，下文說淖，說汙泥，講不通。王念孫說：『濯字當讀直教反。作汙濁解。濯、淖、汙、泥，四字是一個意思。』如此解，就好得多。像這樣的誤注，也很不少。這是讀史記的第四個障礙。

(五) 難句缺乏注解。古人的注解，大約偏重於事實，而略於文法。遇到特別結構的子句，往往就沒有註明。例如留侯世家，於張良刺秦始皇不中之下，接著說：『秦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照尋常文法說，但云：『秦皇

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便可以了。下文『爲張良故也』五字，好像是衍文。卻不知這是司馬遷的特別句法。他的意思是說：『始皇大怒，甚至於大索天下，以求刺客。鬧得全天下的人不安，都是爲著張良一人的緣故。』這樣解，不但不覺得有衍文，而且覺得意思更深。像這樣的句子也很多。但以前注解的人，多不留意，從沒有詳細說明的。這是讀史記的第五個障礙。

(六) 句子沒有點斷，也往往使讀者發生困難。這不獨是史記，一切的古書，大都如此。在史記中，例如孟嘗君傳：『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照原書不斷句。)這幾句本不難解，就是說：『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因爲原文沒有斷句，後人不知斷句之法，看見兩個『雄』字，放在一起，就疑是多了一個『雄』字，要將這『雄』字刪去。讀作：『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者得天下矣。』如此讀，不但『雄』字可以刪去一個，就是『爲』字，也用不著了。決不是司馬遷的本意。又如項羽本紀：『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

燒殺』(照原書不斷句) 這一段，可以有兩樣的斷句法。(甲)『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乙)『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兩樣的斷句法，在標點上，雖然相差不多；在事實上，就相差得遠了。照甲種解釋，就是說：『兩人皆被虜，皆不降楚，皆自燒殺。』照乙種解釋，就是說：『王離被虜，涉閒不曾被虜，也不肯降楚，就自己燒殺了。』兩種解釋，雖然都可以說得通，但是照乙種解釋爲長。因爲被虜了去，不見得能穀自由行動。被虜不降而被殺，是有的；被虜不降而自燒殺，恐怕是沒有的。所以照乙種解釋爲長。但是很容易弄錯。這就是原書沒斷句的弊病。如此一類的地方，也很多。這是讀史記的第六個障礙。

現在，本書就是想竭力免去這六種障礙，幫助青年去讀史記。雖然不敢說能完全免掉，但是比較的總好得多了。

至如讀者讀了這書之後，再要一讀史記全文，無妨自己去讀。(除了表以外，都可以略讀一讀。)今再介紹幾種讀史記的工具如下：(最要者，書名上加